

母亲的生日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母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

记得我小时候问母亲，母亲总是一脸慈祥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我没有生日。”

1986 年 7 月 13 日，这天我接到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母亲哆嗦着双手接过我的通知书，激动的泪水涌出了眼角。母亲眉开眼笑地说：“今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咱们改善改善生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的生日。母亲去邻居家借了 5 个鸡蛋，午饭时炒了一盘鸡蛋。吃饭时，母亲将一盘鸡蛋全倒在了我的碗里。

师范毕业后我被分到城里教书，娶妻生子。尽管离老家只有一百多里地，不到节假日我很少回家。在 1993 年的 7 月 13 日这天，我领着妻子和儿子给老家的母亲过生日。母亲看见我们后，端着面瓢的手微微抖着，后面面瓢竟然掉在地上。母亲嗔怪我：“工作这么忙，离家这么远，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母亲真是多忘事，她难道忘了 7 月 13 日是她的生日？

母亲弯腰捡起地上的面瓢，把面瓢放在厨房后，就小跑着在院子里抓鸡。抓不到活蹦乱跳的公鸡，母亲只好捉住正在辛苦下蛋的母鸡。左手掂着母鸡的翅膀，右手拿着菜刀，母亲念念有词：“母鸡母鸡你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看母亲心疼得眼泪汪汪，妻子求母亲放了母鸡。母亲抓着母鸡，既没舍得杀，又不忍放下。正进退两难时，父亲从地里回来了。他放下锄头，去乡村小吃店买了几个小菜。

吃过饭，母亲叹了口气说：“你们回家一趟不容易，也别回来给我过生日了，只要你们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我就是喝口凉水也感到高兴。你们不是每年大年初一都回来过年吗？其实我的生日不是 7 月 13 日，是大年初一，要给我过生日，就大年初一回来吧。”

有一年大年初一下着鹅毛大雪，地上满是厚厚的积雪，我们没能回老家过年。正感到内疚时，母亲打来电话，说是天气这么寒冷，还下着大雪，不能回来就别回来了。她告诉我，她想起来她的生日不是大年初一，是农历五月初四，跟我父亲是同一天。

7 月 13 日，大年初一，农历五月初四，究竟哪一天才是母亲的生日？问父亲，父亲和蔼地说道：“她曾对我说过：‘咱一个土里刨食的泥腿子，过什么生日啊！’她怕麻烦你们，她是不会说的。她也从没对我提起过。”

在农历五月初四这天给父母过了十多年的生日后，母亲躺在了病床上。深度昏迷十多天，醒来时，母亲喃喃地说：“十月十三，我的生日是农历十月十三。”

母亲真是糊涂了，农历十月十三是她的受难日，我的生日，哪是她的生日呢？

没想到这竟是母亲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如今母亲已去，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知道母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怎不叫我扼腕长叹！

虽然不知道母亲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但我知道我活在母亲的期望里，母亲活在我心里。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永远都深深爱着我的贫穷卑微却又富裕伟大的母亲——在心里，在灵魂深处。

(郸城县教体局 顾振威)

又听雨声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我才发现它的声音那样曼妙，给人带来的感觉是那样美好。

太多的文字去赞美雨，去赞美雪，而我从来不曾体会作者的感受，我觉得那是生活安稳的人拥有的专利。如果你生活在贫困的

环境中，住在一个四处漏雨，床头床尾摆满盆盆罐罐，门前是走不出去的泥潭，低矮的门槛还需要垫上一道挡水的泥栏，你还爱雨吗？如果每当寒风袭来时，翻遍搭衣的绳索也找不到一件裹身的暖衣，脚下始终是一双不属于自己年龄的单鞋，没有面霜滋润皴

裂难看的小脸，你还会爱雪吗？如果每逢雨雪寒风突然来临时，你坐在教室里看到的只是城里父母嘘寒问暖，添衣加帽，送鞋送伞，属于你的只是一次次人群中寻觅的失望，你还会爱雨雪吗？如果每趟上学或放学的路上，你看到的是城里同学撑着又大又新又美丽的雨伞或是穿着得体的雨衣，而伴随你的只是顶着布书包，穿着旧单鞋，雨雪中奔跑的影子，你还会爱上这样的天气吗？

在一次模拟考试中，寒风冷雨突然来袭。我把腿收进上衣里，双手搂住两脚，下巴壳埋进膝盖里。尽管我把自己蜷缩起来，还是被空气摇晃得瑟瑟发抖。我看到别的同学穿着漂亮的外衣，张扬着笑脸谈天说地，而我却担心着等一会儿怎样握笔填题。后来我卖掉了心爱的长发，和小店老板讨价还价，换了一件棉袄、一个褂子，还腾出一部分钱买了双棉鞋，度过了最暖和的一个冬季。

在无数个这样的秋冬里，我幼小的心灵想的只是如何快点走出漫长的季节。那些青青校园、那些关于风、关于雨、关于雪的神话，梦里都不曾提。现已成年，未曾消退的文字爱好一直伴我长大。偶尔抒发一下心情，写一写简单的小字，却从未去咏过雪雨。现在静静地躺在床上，听到了雨在诗人字里行间的声音，是不是说明我已凭坚毅的品格走出了那深邃的季节，来到了风和日暖的春天。

(郸城县蕾茜艺术学校 王卫霞)

槐花飘香

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一簇簇、一串串，点缀在茂密的绿叶间，白得耀眼、繁得热闹，风过无痕，却吹来了似有似无的清香，隐隐约约，氤氲在整个大地之中，令人心醉。每到此时，我那贪吃的胃就被勾起来，如果不吃上一次蒸槐花，心里就会痒痒的，好像有许多只馋虫在那里爬啊爬，难受极了！往年都在市场买，今年不知为何，歇了几日，竟连槐花的影子也不见！

五一假期，我们一家三口回淮阳老家。刚到家，我就惊喜地发现，邻居大娘家有两颗大槐树，高大粗壮，颇有直插云天的气势。来不及坐下歇息片刻，我便央求爱人和我同行，到大娘家摘槐花去。

闻言，公公立刻就要到墙角扛梯子，而婆婆则说：“唉，槐花有啥好吃的？看你急成啥样了！”虽如此说，还是找了一个塑料袋，乐呵呵地和我们同去了。

到了大娘家，打过招呼，公公就忙着往

树上竖梯子，我则忙着收拾树下晾衣绳上的衣服，怕弄脏了，要移到别的绳上去。

树干比房顶还要高，爱人要爬上去，公公不让。“你这身板上树还不如我呢！”说着，他就已经蹭蹭蹭地穿着拖鞋爬上了树。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没想到身手还这样敏捷！

接着，一枝花带着叶子的槐花便从树上丢了下來。小孩子们欢快地围在树枝旁，揪下一朵朵小花就往嘴里送，完全不顾及我的忠告——这是生的，不能吃！看着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欢喜雀跃的模样，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曾几何时，我不也像他们一样，跟在妈妈屁股后面撸槐花吃吗？

我捡起一枝槐花，仔细端详着它，一朵朵串在一起，像银链似的，晶莹洁白、清丽脱俗，且花香袭人、沁人心脾。再抬头看看公公，他正稳稳地站在树杈间，这边伸伸胳膊，那边张张手掌，脸上洋溢着恬静悠然的笑容，在绿叶白花的衬托下，在清幽阳光的

映照下，甚是和谐自然，给人无限美感。公公也是一朵洁白的槐花呢！瞬间，我竟有一丝恍惚了。

婆婆看塑料袋太小，又从家里拿来一个簸箕，于是，我们端着满满一簸箕槐花回家了。

坐在清凉的树荫下，我和公公一边择着槐花一边唠着家常。飘香的槐花、温馨的小院、快乐的时光、融融的亲情、朴实的生活……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岁月”两个大字！

我把槐花挤了又挤，淘了又淘，上锅蒸五分钟左右，齐了！掀开锅，再淋上香油，拌上蒜泥儿，那个香味儿啊，直沁肺腑，让人垂涎三尺，吃到嘴里，满口生津，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味道！这蒸槐花，真是一道绝佳的天然食品啊！

我却觉得今年的蒸槐花与往年相比，最好吃，因为它增添了家和亲情两味佐料啊……

(周口市开发区许寨学校 李雅)

煤油灯



昨日回老家看望年近的母亲。母亲让我帮着挪开笨重的槐木柜子，打扫一下房间，好迎接酷热多雨的夏天。我从柜子角落里发现了一盏我曾使用过的煤油灯，它虽然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但还是布满了灰尘，这是岁月的尘埃，遮住了昔日的时光。我拿一块软布轻轻地擦拭，慢慢擦亮了记忆里关于煤油灯的往事。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开始有晚自习了，虽然屋梁上悬着个大度数的灯泡，但十有八九的晚自习不会亮，停电是家常便饭。蜡烛是很奢侈的东西，我不记得具体价格了，好像是五分或一毛吧，反正我们是不敢使用的。“蜡烛贵，燃几天就没了，这不是糟蹋钱败家吗？”这句话是我父亲说的，但也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煤油灯就闪亮登场了。

家里的煤油灯是从县城买的，高高的身子，流畅的线条，灯芯是可以自由调节高低的，还有个配套的玻璃灯罩。晚上点燃，远看过去，像在夜色里绽放的一朵亮丽的花。我做完作业后，时常映着灯光在土墙上玩手影，母亲则坐在灯下缝补衣服或纳鞋底。我们上晚自习用的煤油灯可没有这么漂亮，大多是用空墨水瓶做的，用铁片做盖子，中间拿铁钉钻个孔，用棉絮搓成灯芯，穿在孔里，倒进些淡黄色的煤油，点燃灯芯，就可以照亮书本了。

我的煤油灯是用土霉素药瓶做的，比墨水瓶容积大，添一次煤油能用一个星期，省却了每隔两天就要拿回家添煤油的麻烦。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照着一个个稚嫩的面孔，也点燃了幼小心灵里的憧憬。

四年级的时候，教我们语文的是马华老师，瘦高的身材，大眼睛，声音浑厚。上晚自习的时候，又停电了，我们点燃了煤油灯，乌黑的烟熏染着我们的鼻孔，教室里满是煤油味。马老师站在讲台上，说：“同学们，煤油灯为什么会亮啊？”我们七嘴八舌地答：“因为有煤油啊。”马老师点点头，说：“是的，煤油灯只有加油才会亮。我们的理想也只有不断加油才能实现。是不是啊同学们？”我们响亮地回答：“是。”马老师的身影在煤油灯光里不是很清楚，也看不清他的表情，我却清晰地记住了马老师的这句话。没几个月，马老师调走了，我却时常想起马老师，还有那晚他说的话。

这么多年过去，煤油灯早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没想到那个药瓶做的煤油灯，被母亲收藏在柜子里。我抚摸着它，想着逝去的时光，心里充满了温暖。那些远去的时光，因为煤油灯变得亲切和真实起来。回城的时候，我把这盏煤油灯带走了，放在了我的书架上。

(太康县小新星学校 焦辉)